

補廉竹

下

寢

衍矩言



竹下寤言

王文祿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言寤下竹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王文祿

發行人 王長沙南正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竹下寤言序

王子世庶處垣畝之宮而仰稽乎天微伏隅海之濱而周覽乎國務生千載之下而折衷乎古情當居求之日而大箴乎時弊此寤言之所以作也夫知微者明洞務者達索情者智憫弊者仁明足以辨機達足以幹事智足以瞻遠仁足以澤凋若世庶者其國士之英乎世庶懷我十年訪予五柳陶酒相命牙琴遂開於是珠隨語流雲以賢聚陳君解榻荀氏下食同心之言其馨如蘭也披子所撰詞無往蹈見至而彩彰意不前假蘊盈而綺發張皇乎聖奧脩躬者之龜

鏡也拓展乎王軌建業者之典程也足使貪人汗慄
賢子善下俗士銷鄙矜儒失誇凡有君子鮮不樂誦
者矣方擬昔賢若賈生之涕俗虞卿之憤時桓譚之
述德仲統之切理王子有焉序而傳之以播儒苑自
曰竹下者志中林之所得也

嘉靖丙申十二月望五嶽山人吳郡黃省曾撰

竹下寤言卷一

浙嘉郡海鹽王文祿世廉

予居後菴芸樓前有竹萬竿日盤桓其下或對客
談或游於藝籍或靜而思恍然有覺卽錄數言聊
以舒適也題曰竹下寤言此夢寐之見未敢爲真
用就有道者正云嘉靖壬辰書癸巳仲春梓

天中篇

應子曰人在天中猶魚在水中無往非水無往非天
也魚腹中皆水人心中皆天故賢執中執天行也
元氣至明而已矣日純陽之精也其明寓焉月純陰
之精也受諸日星辰水火亦然人者陰陽之交天地

之心也故其明與天地並而其所以明者無聲無臭
性之原也故性之命于心猶燃燭于燈籠之內眼耳
鼻口則燈籠隙處露其光爲視聽臭言惟在見性

人得天命之性以爲人猶以地建屋形分而各私其
身猶牆築而各私其家噫形消而性同也屋折而地
同也相爭相欺相誇正所謂自爭自欺自誇耳

人之生也猶星之明於夜也其死也猶星之晦於晝
也星未嘗無也晝夜異耳全神則無死生無晝夜

典論曰文章不朽之盛事此言陋矣設有秦火洪水
欲不朽得乎予所謂不朽者有出於文章之外蓋曰

先天地生無形寂寥萬象由主四時不凋又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之謂真不朽

蠶時聞戴勝鳴曰割山

一作摘桑

看火于是悟六經不必

作萬古人心之明未嘗息也其作六經亦猶此鳥之鳴于蠶時秦始皇焚書能焚人心哉

住天地之氣者乃不遇之賢及不盡用之賢不遇而愠則不能住用而為應迹則亦能住若皆碌碌名利之人則氣趨于濁渾沌近矣豈復有再開闢乎蓋以天地生人必有不齊或遇或不遇或盡用或不盡用然其應迹而不愠不可不勉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蓋言性情也主宰天地而運之也
蘆子曰人者天地之影蓋言形體也倏有倏無本來
來天地自在而有無皆無與也是故合心與影而人
始全然心未嘗無影影未嘗非心一也

人之生也如風之偶入竅而鳴耳所入不同所鳴頓
異風一也豈可以入之鳴之而分彼此乎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則也卽有物有則之則則卽
性無聲無臭性之原也首言天之性而未引此以結
之終始一貫也是章如古賦之亂辭約全篇之意而
申告之也然中庸本爲下學而作誠之者之事也非

別自下學立心之始而推言之凡言誠者爲誠之者
立法耳子思接堯執中之傳中庸孔門元神云

仙家九還丹之說卽人心道心相勝負也夫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太虛之體也九還者復其本虛之體也
若言十還則人心道心竝立矣還卽不達復復其太
虛之體道心也故曰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

世之治亂皆由人心生蓋懽忻則通通則泰泰卽治
怨憤則塞塞則否否卽亂此古聖人所以多方立法
以平其心尤懼其未也詩以詠道之樂以宣暢之無
非求其長治而無亂陰符曰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蓋

言人心也一言遡殺機竊生機反覆交泰云

平旦之氣一刻聖人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聖人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一日一月聖人也

是故萬世聖人自一刻始

陰陽相揉而萬物生其序如四時之行其類如五色之別若成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傳說昭烈之于諸葛孔明類同序同同生而遇者也周武之于呂望類同序異故生不同而遇之遲魯昭之于孔子類異序同故生雖同而不遇其類其序皆天也定於生之初也故曰天作之合

太上復性其次固氣其次建事其次脩名其次聚財
清濁不同心一也惟復性者至誠無息神妙無方
太初渾然一氣而已氣積久而理顯于是天地定位
人物肖形譬則木拱而紋生也夫有氣斯有理合理
與氣而後有象有象斯有數其細分而類應之象者
氣之象也數者理之數也天地人物而象成定位肖
形而數出

一代之興亡必有一大屠戮其間虐政淫刑夷狄寇
盜災荒各半民不堪命甚矣噫前之祖宗旣懼之後
之子孫又不能免也思之可爲戚心果何術以救之

有志者不可不深長思也故內典曰小劫有三一饑
饉劫施食衆生可免二刀兵劫不殺戒可免三疾疫
劫殷淨心可免一切心造劫與免何莫非心

天地一次開闢其始開闢終渾沌中之巨細悉咸定
于開闢始夫人之自生至死亦然是以數學非前知
乃知已定之數或曰天地其勞乎抑孰爲之主也曰
理也試觀之木幹之紋理是幹枝之紋理是枝旋轉
層疊極中爲心物物一太極統體一太極也或曰太
極易繫始言之後儒若指爲一物可乎曰非也強名
耳指理之至極言之也或曰數已定人何必爲乎曰

人之爲之定數使之爲人之不爲定數使之不爲非
人能爲也曰細曷能知乎曰試觀之曆千萬年之遠
自毫釐杪忽始若差此則餘咸差矣可昧乎是故一
刻卽一時一時卽一日一日卽一月一月卽一年一
年卽千萬年以至無終之年故曰一貫

伏羲理聖黃帝制聖堯君聖舜子聖禹稷功聖契教
聖臯陶刑聖太王父聖太姜母聖泰伯伯夷兄聖王
季叔齊弟聖文王臣聖太姒妻聖湯武武聖周公文
聖孔子學聖聖極也心一而已天命之以乘時立極
若春夏秋冬之運行

鄉愿今何有也滔滔鄙夫乎不必先言聖賢之學當先去市井之心噫物欲之迷如埋于萬丈紅塵之中須鼓剛風以扇之則青天白日胸襟曷可忘也

夫仕與隱若陰陽晝夜然故堯舜不尊巢由不卑竝行而不相悖其道自當有此二者不可強而爲一而亦未嘗不一故曰有真隱而後有真仕真仕與真隱一也

藐然之身在天覆地載往古來今中渾渾濛濛譬則大夢信夫是以毀譽褒刺者夢中說夢也榮辱得失者夢中做梦也何人是惺人何處是惺處何時是惺

時而與之明白折衷哉一切付之不較可也

應迹篇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于身無所關涉舜禹有之亦暫主一時凡其有爲皆應迹耳果不可與亦不必與何須以巍巍贊之當言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加巍巍者疑因下章有此而誤耳

神禹疏鑿后稷播種是開闢以來之真功業故詩歌后稷曰纘禹之緒合之只爲一事而萬世永賴焉今誰念哉亦可以見其配天之德皞皞如也

伊尹一介不取一介不與義利之辨嚴而志氣清明

自能洞照困窮之態而切憫惻之心以急救拯之力
故曰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是以
孟子先義而斥利

箕子真聖人立萬世處亡國之法後被武庚壞盡此
亡國子孫之無噍類也噫興亡常理必須處之得宜
若事務滅人祇自滅耳

周公遷殷民于洛邑而化導之所以平其憤怨之心
而開泰和之世是能通幽明之故而推不息之仁周
祚之靈長也有以夫

麥秀之歌黍離之詩殷周一律也湯武應天順人之